

可薩克東方侵略史

作新社藏版

手書

7

282103

748.24

916

2

可薩克東方侵略史

作新社藏版



3 2173 3697 7

譯哥薩克東方征略史序

烏乎。國家之防。可不慎哉。當露人拮据籃縷。略地阿姆爾烏士利之時。孰意其威勢逼人之一至於此。今談者謂露之大。自收我阿姆爾外棄地始。然吾國之言時務者莫能詳也。此書西曆千八百八十五年。露都莫斯科所編。藏在本國圖書館。曰阿姆爾烏士利地誌。日本得而譯之。其紀述哥薩克東征情事。至詳悉。風氣所趨。功名材智之倫。奮起以乘事會。豈可以常格論哉。語曰。吉凶倚伏。中國據神州膏腴之地。民生豐樂。無待外求。其視四裔蠻荒。夷然不一措意。是以無長駕遠馭之功。而歐州諸國。或起於蕞爾小邑。或僻在曠遐無人之野。非銳心遠略。不足以圖存。雖勇怯之致殊。亦其勢然也。今列強聲勢並臻至極。反視艱難締造之初。殆不卒矣。而我國情見勢絀。臥薪嘗膽之士。儼然不可一朝

居。然則盛衰之所終極。意未可以遽測耶。西北起崑崙。南盡越裳。以外蠻陬炎徼之海。東極扶桑。神農黃帝之子孫。草昧經營。以肇業垂緒者。不可勝數也。勝則鞭笞八海。敗則一蹶不振。轉委命於他人。殖民興國之事業。豈獨歐人也哉。吾每讀哥薩克之已事。未嘗不歎其功績之不可以逆期也。烏乎烈矣夫。光緒廿八年秋八月譯者識於東京

原譯序文

仰○瞻○雲○漢○俯○瞰○山○河○於○此○間○使○吾○矚○睥○浩○歎○而○不○能○已○者○非○優○勝○劣○敗○之○大○勢○歟○此○勢○也○純○乎○天○地○創○造○以○來○未○嘗○一○日○稍○輟○其○機○不○唯○不○輟○而○已○固○與○社○會○之○勢○力○並○著○進○步○試○觀○小○之○一○人○之○身○大○之○群○結○之○團○躰○能○脫○其○範○圍○者○乎○而○其○可○最○寒○心○者○唯○人○種○之○競○爭○也○蓋○人○種○也○者○團○體○之○天○爲○者○也○其○機○之○所○動○比○其○他○之○邦○國○州○郡○人○爲○之○團○體○其○激○烈○爲○倍○甚○固○無○足○異○者○然○是○豈○可○視○諸○等○閑○者○哉○寰○宇○生○靈○其○爲○種○大○別○有○五○而○最○劣○者○二○已○爲○勢○之○所○驅○屈○膝○折○腰○僅○保○餘○息○自○餘○二○者○方○爭○優○劣○於○中○原○蓋○其○勝○負○之○決○亦○當○非○遠○矣○二○者○云○何○惟○白○色○人○與○黃○色○人○彼○白○色○人○者○嘗○驅○黑○色○人○於○亞○非○利○加○逐○赤○色○人○於○亞○米○利○加○又○蹙○棕○色○人○於○南○洋○今○也○進○而○侵○黃○色○人○於○亞○細○亞○白○色○人○實○盡○新○勝○之○銳○以

迫。黃。色。人。黃。色。人。實。當。扶。其。老。掖。其。幼。以。當。之。之。日。也。而。彼。我。之。間。實。攻。守。之。異。勢。攻。者。其。路。有。二。一。自。南。一。自。北。自。南。者。據。海。自。北。者。據。陸。據。海。者。英。吉。利。主。之。據。陸。者。露。西。亞。主。之。英。之。攻。也。扼。其。港。洋。進。退。若。獺。之。攫。魚。露。之。攻。也。制。其。山。河。出。沒。如。蠶。之。食。葉。亞。細。亞。萬。里。之。版。圖。黃。色。人。十。億。之。生。靈。安。得。不。爲。桑。魚。乎。夫。桑。葉。雖。多。食。之。不。絕。我。知。其。必。盡。魚。族。雖。衆。攫。之。不。止。我。知。其。必。殲。腹。背。受。敵。有。退。無。進。亞。細。亞。黃。色。人。者。岌。岌。乎。其。危。哉。若。夫。賴。英。露。之。相。軋。以。希。小。康。固。不。足。與。語。勝。敗。之。大。勢。者。曰。英。曰。露。其。於。攻。我。之。勢。則。一。也。今。日。言。爭。其。功。至。相。反。目。終。不。足。當。彼。之。磨。牙。耳。處。此。際。爲。黃。色。人。者。豈。可。無。自。立。自。衛。之。方。略。乎。語。云。恃。人。者。不。久。理。勢。加。是。亞。細。亞。之。天。地。無。復。懦。夫。可。以。容。足。之。處。而。滔。滔。者。猶。方。沈。酣。夢。境。之。中。忘。已。身。已。爲。俎。上。之。肉。豈。不。危。哉。斯。吾。輩。

輯譯東方侵略史一篇。歷叙露人蠶食東方之事跡。聊欲警醒世人之所由也。自彼得大帝以降。露國一意經營東方之形勢。請得而畧言之。千八百年代之末。彼得帝之得位也。露國版圖。不過二十萬英里。首都莫斯科。僻在一隅。更無一好港灣。於是帝雄心勃然。欲向西南。求得好港灣以爲伸其驥足之基。先期南浮艦隊黑海之上。屢試遠征殖民之策。帝之親游歐洲各國。研究造船之術。震驚世人之事。實當此時也。然其後因瑞典之勝利。遂翻然改圖。延擴領土於北方。不圖得達巴爾基海。巴爾基海。計歐洲之霸權。雖非至便之地。固足容露國艦隊彼得帝沒。加查林女主悟西北之失策。轉而專注於西南。託希臘教保護之名。擾亂波蘭。又以暴力。卻土耳其之干涉。遂與普魯土奧大利。三分波蘭之地。又由開拉其條約。使苦利悉亞脫土耳其獨立。恣意而干涉之。此女主性

最悍惡陰險。承彼得帝之後。確定出兵黑海之基。傳歷山王。間一世弱主。歷山王致力中央亞細亞之侵略。務用其計。先由芬蘭至於脫拏河。接瑞典國境。悉得彼得所預期之地。拿破侖亡後。又以條約領赫撒及別沙拉比阿之地。以弗爾士與土耳其爲界。版宇宏開。前代未有。西北西南之方面。意無所不逞。總歷山王之志者。當今世紀^{十九}之初。有尼古刺王。更極力從事中央亞細亞侵略。欲首取土耳其。扼君士坦丁堡。以制全歐。盡力百端。以英佛之支障。不得遂。其卒也。苦利密亞之役。奪露國所曾得之別沙拉比亞。毀色巴士德砲臺。黑海之軍艦。全失權利。然彼斯拉布^{露國}之^人氣。象曾不以此小挫折爲意。普佛戰爭之後。伺各國多事之機。宣言條約之無効。坐恢黑海之權。後又與土耳其戰。復得別沙拉比亞。君士坦丁堡之爭。至今猶不絕也。英露間之計畫。識者以爲全歐破裂。

之危機。實包藏於其間。云然。則露人積年累歲所希望而不獲者。何地當爲止境。其必得好港灣。容數千之艦。縱橫以伸驥足。恣意而收天下之霸權。所無容疑也。彼已得之巴爾基海。因地理形勢之適宜。爲西歐諸國合從連衡。以相牽制。不輕許其專有。顧彼所垂得之君士坦丁堡。足以大恣其慾望。海上雄飛之英吉利。側其眼力。必當喋血以爭之。不但英國爭之而已。露國一朝得此地。以平均權力之問題。必致驅西歐全境之貔貅。北向而起。是即蹈苦利密亞戰爭之覆轍也。賈怨萬方。致敵四境。其爲失計。露人蓋深知之。於是剗鋒東指。掩敵人之耳目。以赴其希望。而將大有爲焉。亦勢之不得不然者。於是知露國東方之侵略。今後當以倍蓰之力。謀其前進。彼等拋數億之貲。貫蒼茫無人之曠野。爲連天之鐵道。於東北者無他。固欲於東方之天地。求其所大欲也。我大八

洲四面環海。嶋嶼羅列。及於朝鮮。良港良灣。不可勝數。固彼之所垂涎者。往者拿破命與歷山王結密約曰。亞細亞全土。許露國恣意之畧取。旨哉言乎。紬繹其言。瞑目思之。足使東方人之心膽。夏日猶寒矣。抑露人侵畧東方之志。遠在十七世紀以前。所謂哥薩克者。實爲其先鋒。冒虎狼之險。凌冰雪之難。畧尺地據之。更以爲前進之基礎。銖積寸累。以圖其功。而徐々張其羽翼。狩獵也。佃漁也。苟一旦攫其利。堅守之不使失墜。又常出遠征。小隊留屯要地。以應緩急。而未曾一勞大軍。雖數爲支那軍所敗。北而諳察地理。熟習風俗。特具不屈不撓之氣象。其經畧曾不少怠。一旦際支那西南有事。英佛之間。畧滿蒙至海一帶之曠野。封支那之海路。直接朝鮮。然則將來東方有事。果出於何策。固不問可知。嗚呼。自確定此廣大無敵要害之版圖以來。距今三十年耳。殷鑒不遠。可不

畏哉。至其與日本交涉。尤有可痛恨者。即樺太交換一事是也。樺太爲我之版圖。中古以來。散見史策。甚明。而彼我徃復之間。誤起境域之爭。卒之爲交換之議。然彼雖與我澤及。以北豆大之二十島。當時果爲彼有與否。固不可知。其所謂交換者。於彼無損。於我無益。至今思之。爲當局者遺憾。餘忿填膺。潸然淚下。嗚乎。將何以謝祖宗。將何以告後世。案此事至微末不足道。且曰交換於日本固無失也。而其國人引恨至此。其國之所以不可犯與。且不僅此而已。間宮林藏者。百年前之偉人。志在嚴北門之鎖鑰。挺身航樺太。就夷民留數年。遂俱渡答々兒海峽。溯黑龍江。至東韃之屯營。經十年之艱辛。而後歸朝。然事往無繼。歷數十年。當交界之議。國中無諳地理之人。以爲樺太北端。接續東韃之半島耳。於是棄祖宗之地。以付他人。孤前哲之壯志。最上德內者。亦當代傑士也。巡察千島諸島。因其言語風俗地理形勢。證千島之當屬我版圖。

甚明。後人亦無繼其志者。樺太交界之議。竟蒙交換之辱。可勝慨哉。且今蒙辱所留之千島。何如。與樺太隔一葦水。爲北門筦鑰之北海道。又何如。今日猶任熊狐之跳梁。委外人之漁獵。有版圖之名。而無其實。往者閭宮林藏之入樺太也。露人未至。不出數十年。遂爲彼等所跋涉。最上德內之巡千島也。露人未知。不出數十年。遂與彼等相交換。邦人雖漫緩。不亦甚乎。然則今日固有之物。不出數十年。或且爲他人所據。亦不可知。爲邦人計。不但固守其所有而已。進而雪其所蒙之辱。發帝國之光輝。不可不勉焉者。而今日如是北邊之情事。我之所不忍言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苟非閭宮最上諸豪。連踵而起於今世。東方三千年。金甌無缺之帝國。吁其危哉。且夫懸軍萬里。連戰連勝。席卷天下。固不得謂非壯烈。然而露人侵畧之謀策。足使歷山之此謂馬基頓之歷山大王拿破侖成吉思汗豐太

閤之流。瞠乎數步之外者。彼既不動聲色。而奪黑龍江畔。清朝之桑梓。於答答兒峽外。盜我北邊之門戶。將來所以求鑿其無盡之慾者。亦唯此策爲最足畏矣。兵法曰。不戰而勝。不攻而取。露人實知之。而能行之者也。以今日之勢。舉亞細亞無疆之沃土。無數之良民。不供其利慾之犧牲者。殆希矣。豈可不謀當之善策乎。且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亞細亞之天地。雖老猶有十億之生靈。占海陸饒富之版圖。一旦奮起。大聲疾呼。驚醒積年之沈夢。一變攻守之勢。挫強露之足。折暴英之手。縱橫馳驅於阿爾布之山。巴爾其之海。非彼白色人疲於奔命之秋乎。夫循環而復者。天也。復之者。非天也。人也。拓昏蒙之支那。繕滅裂之印度。掃蕩振起亞細亞之天地。率先黃色人種。爲此偉大事業者。夫非以俟我日本者乎。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序論既竟。有欲爲我桑門諸子告者。無他。以露國東方之侵略。其最有功之一人。不可不先數者。唯僧正因納根其之事蹟是也。因納根其。自千八百二十三年以來。奉命在東塞加與北米之間。阿秀德群島。從事教化土族。千八百四十三年。始入東西伯利亞。視察曾格士堪卡多諸土族之教化。後爲亞庫克總督。極意經營。期欲使阿嫩爾一帶之地。必入露國之版圖。嘗云。露國可領阿嫩爾之時機。當在何時。何人敢於露國之所爲。試其反抗者。我若不領阿嫩爾。阿嫩爾必爲英米之所取。此諸敦樸之士族。長受其壓制之暴。果如此。我將何以對神明乎。其氣概抱負如此。抑阿嫩爾之地。由賒巴諾夫之力。曾一入露國版圖。後爲清人占領。姆拉由將軍。方行恢復之策。而僧正率其僚屬。深入敵地。熱心撫諸種土族。教化訓導。使露國之恩威。並行蠻貊之間。以支那人滿蒙人之敵。

懷同仇。尙有奉露教者。是人也。豈尋常圓顛方趾之倫所得爲哉。千八百六十九年。僧正因納根其。以七十七歲之高齡。終其天命於畢生拮据經營之地。夫黑龍江地方。清露間之相爭久矣。然是固非無人之境。曾格士堪卡多茲里多諸種土族。及於近日。實居地主之位。此土族之向背如何。於爭奪之際。甚有力者。僧正之昭光。夙有見於此。盡力懷柔。焦身碎體。以決定土族之向背。既使土族得爲其手足。於是或探巡。或用兵。或調議其間。所得之利便。不可勝數。此東方侵略之偉績。當與姆拉由將軍分之者。唯僧正因納根其。其人也。西人之熱心宗教。拋身命不顧。頗足驚者。因之富進取有爲之氣象。常不乏其人。或接亞米利加兇頑之上人。或人南洋諸島合種之國。化之懷之。不避艱苦。殖民之肇始。貿易交通之開拓。無不施其先鞭。今來日本傳教士之流。其竭力以行其企

圖。比之古之碩德高僧。不少讓。若我桑門諸子。非矣博識篤學。清行潔操之人。獨敢爲進取之氣。則遠遜西僧之所爲。斯不亦赧乎。夫我邦古來高僧之事迹。固不使西人專美。如全國所在之溫泉礦脈。大率由高僧發見。加之隨土之宜。察勢之便。貿遷有無。勵樹藝耕耘。興利除害。救人之迹。歷々可數。飛越信甲之地。窮山絕谷。今猶憚於旅行。千百年前。已爲高僧之所跋涉往來。此地教民。翊贊治化。辛苦經營之遺澤。足使後人興起。今桑門之徒。唯知掠民財。忘僧徒之本務。可不猛省乎。夫萬國並峙。交通往來。彼己利害互異。以相凌蹀之時。最可恃者。不在兵。亦不在富。而在民心之統一。而民心之所以統一。莫過於宗教者。或在千萬里之海外。茹辛嘗毒。安心立命。勇往奮進。而不顧者。唯民力爲然。今我邦人士。抱移居殖民之計畫。以企伸其志於海外者。雖不乏人。恨無宗教與

之、並、行、以、故、事、業、皆、無、成、功、彼、得、大、帝、有、言、盍、食、敵、國、先、以、耶、蘇、教、奪、民、心、然、
後、乘、其、虛、而、擣、之、竊、願、我、桑、門、諸、子、之、聞、而、奮、起、也、

按近年以來日本佛教僧徒大注意於蒙古西藏各地其冒艱險不顧單身入

深阻考視其風俗與土人結納者頗不乏人蓋出諸此等議論之力與

哥薩克東方侵略史目次

- 第一章 耶爾麻克後露兵經過西伯利亞……………一
- 第二章 哈巴諾夫氏阿姆爾之遠征……………五
- 第三章 涅爾琴士之約及露人之棄阿姆爾……………十四
- 第四章 露人不用戰復阿姆爾……………二十
- 第五章 阿姆爾僧正因諾根其事蹟……………三十三
- 第六章 阿姆爾河流兩岸及沿海諸港之形勢……………三十六
- 第七章 阿姆爾洲之物產風俗……………四十四
- 第八章 阿姆爾河上兵農之移殖及土族關係……………四十九
- 第九章 阿姆爾河上弗拉哥耶及哈巴諾加二府……………五十七

第十章	烏士利地方形勢及物產	六十
第十一章	烏士利地方支那群盜及土族	六十四
第十二章	海業港灣	七十一
第十三章	結論	七十三
凡十三章圈識悉從日譯原本		

哥薩克東方侵略史

作 新 社 譯

第一章 耶爾麻克後露兵之經過西伯利亞

今之讀史者。皆知我露人十六世紀之末。耶爾麻克征服以路藉之事。其後露人稍益肆力於東方。討平「耶爾麻克之荅々兒」此事之最著者。是時傳聞西伯利亞林中。多產瑣薄之小獸。無端大動哥薩克等之慾望。頻鼓其勇氣。懷欲遠征之情。勃不可遏。馬首東指。終橫截以過全西伯利亞之境。於是沿主要大小河流進行。專務橫過西伯利亞之中央綫。若其河流之小舟不能通於此河。移入彼河之時。近則搬運小舟。遠則毀之復造。而其進行之間。所認以爲衝

要之地者。必設城寨。留哥薩克若干守之。初至俄比河。於河邊設脫姆士克城。是即將來可爲西伯利亞莫斯科之脫姆士克府之開創也。露廷於此等重要城堡。各置城主。以爲哥薩克遠征之基礎。於是益進達因色河。設城置城主。招服荅荅兒窩哥拉食人族。及窩卡克曾格士諸族。使貢其所獲獸皮。惟窩卡克族。稍試反抗。遂擊破之。自西方烏拉爾。至絕東堪察加。西伯利亞之中央。綫一帶。深林蔚鬱。不斷。林中所至。多泥濘沮洳之地。林木之枝根。牢固相結。有全不通行者。林間沈靜幽寂。鳥影獸跡。亦不可認。唯傳風籟蕭颯之聲。其間地質。稍乾燥。處有各種動物。土族有住此者。專以獵獸爲事。脫姆士克之哥薩克等。下列擊河。達亞庫克。於此亦設城堡。由脫姆士克至亞庫克。凡一萬餘里。其須陸行者。不過二處。其他皆得由河水之便。此行並遠征獵夫等。途中與土族交

換所得瑣薄小獸。以十分之一。貢納城主。其後發亞庫克。漸東達窩克海。西岸即西伯利亞之極東。由此轉而北行。千六百四十八年順治五年七月。此行中哥薩克之一部。善明鐵鷄力等。下科意馬河。出冰洋。繞西伯利亞東北之極端。邱可多克之地。航過白零格海峽。溯阿拏計利河而歸。其後七十八年。白零格始測量此處。故海峽及其海。皆以白零格爲名。至十七世紀之終。哥薩克之阿多拉瑣者。始至堪察加。堪察加一大半島。自北突出南面。白零格海及窩克海。由是分焉。西伯利亞之南。南向而發之。哥薩克隊。中途值高大之山。因之捨水道。步行崎嶇山路。間終達貝加爾大湖。而千六百六十一年順治十八年於阿拉加河畔。開以路庫克城。當以路庫克城未開前十三年。自北來之大隊。出貝加爾湖東。置薩貝加列城於湖岸。於是始發見希爾加河。且知此河非如他諸河之注北。

冰洋者。先是有欲究列拏河水源之哥薩克隊者。曾格士等告之曰。越前路大山脈。有阿姆爾之大河。

原注即黑龍江

蕩數千里而東流。然未有人試往巡視之者。哥

薩克名此山曰。士達諾以山脈。又名其山後之地曰多利亞。多利亞者。士民之方。言遐陬之意也。自是哥薩克人始決定探發阿姆爾之意。千六百四十年。

明崇禎十三年

脫姆士克之哥薩克人。莫士克琴者。越士達諾以山脈。

即興安嶺

入多利亞。齋

阿姆爾河第一次報告。歸亞庫克。至千六百四十三年。書記官婆亞哥者。奉東西庫克城主之命。登巡視阿姆爾之途。先是曾格士等告亞庫克城主云。以庫其馬河之傍。有銀鑛。多利亞之酋長占領之。於是命婆亞哥兼察其銀鑛之狀。婆亞哥率百三十三人。過士達諾以山脈。下列拏河。列拏河者。發源士達諾以山脈。而注於阿姆爾河者也。此行出阿姆爾。遂下阿姆爾。至河口。由此航海。出

北方之窩克海。溯莫利亞河而歸。於是始知多利亞土族之情狀。蓋彼等散居各處。自爲部落。以戴酋長。繞檣板以爲城堡。居木造之屋。嵌以紙窗。其業牧畜田獵及農作。有菜蔬果實。飲用酒類。所用武器。不唯弓箭。亦有火器之屬。婆亞哥爲人極獯惡。常捶楚其部屬。使食人肉。同行中有餓死者。相爭啖之。以是往返三年。一行中歸者。僅五十三人耳。夫以我露之阿姆爾新地。借如此凶人之手。以開之。固天命之所不許。惟恨當時如此凶人。竟得爲露西亞之官吏也。

第二章 哈巴諾夫氏黑龍江之遠征

後越三年。露人哈巴諾夫者。始奮勇試阿姆爾河之遠征。哈巴諾夫。千六百三十六年。明崇禎九年在耶尼設士克。專務製鹽及農業。其人素具進取敢爲之氣。一旦懷阿姆爾遠征之志。意氣勃然。不能自禁。千六百四十九年。順治六年二月六日。上書

阿列克設皇帝請行。帝允其請。令耶尼設士克城主。與以旅券。且資之麥粉二千蒲德。大繩三百沙會。銅一蒲德。衣二十七領。及羅沙百若星。此諸物品。在耶尼設士克論價。值一千五百四盧布有半云。哈巴諾夫一行二十七人。發耶尼設士克。東行至亞庫克。城主弗蘭醉別冠。懇篤慰勞之。且命曰。汝等經窩列克士河。及曾克爾河。出希爾加河。所至見未開之土族。當善撫諭之。使服從露帝。且歲致貢。中途營宿。必嚴護衛。以備不虞。萬事戒慎。勿忽於曾克爾希加諸河之間。衝要之地。當設城堡。俾足據以防敵。又令傳命拉夫該。巴多加等諸酋長。曉以露帝寬仁之德。嚴肅之威。俾速歸順。若頑梗不奉命者。則告之曰。亞庫克城主。即自率兵屠汝邑。戮汝族。俘汝妻兒。以懼之。彼等可致之貢物。狐狸貂獺之毛皮。當不少。若夫曠原平野之間。必有特產之珍器。金銀寶石之類。宜悉心蒐

探之。又傳命烏其庫克爲哈巴諾夫召募同行之徒。一千六百五十年春。順治七年備具金穀藥彈及其他要物。送之行。此行經窩列克土河。及曾克爾河上陸。稍益進。會長列弗加之部落。出而見之。驚詫以爲大兵來襲。集其族逃避。凡五部落。一時並空。唯擒一老嫗。問之。云。列弗加之部落。皆逃之播格帶會長之所。哈巴諾夫自其一行中。分七十人留守此地。以其餘人歸。翌年復由前路進發。誓下希爾加河。出阿姆爾大河。亞庫克城主。命其再至列弗加部落。築城堡。裝置大礮。爲守戰之備。且爲檄書二通。與哈巴諾夫。一以致列弗加會長。一以致播格帶會長。皆論以露帝之威德。震懾使之歸服。令哈巴諾夫所至。徵收貢物。精察銀礦。一行中有不順命。及爲盜竊不肖之行者。得施罪罰。許以統制一行便宜處置之權。唯大事還報亞庫克而定。哈巴諾夫再發亞庫克。循舊道。越列弗加舊部。

達阿格尼河注希加爾河之所。其下流即以阿姆爾稱者。更進而下。十一月十日。達列弗加酋長屯在之地。曰阿爾巴金者。彼等直進。與我軍相薄。遂接戰。自晡至暮。彼中戰死甚多。我兵不損一人。唯二十人負傷。皆未死。彼等知戰不利。皆鞭馬奔竄下流。此地亦頓空虛。於是哈巴諾夫。取阿爾巴金。更分百三十五人。乘小舟。追躡土族。此隊終夜下河。天明達酋長阿最之部落。有昨夜由阿爾巴金逃來之列弗加族。知我兵勇悍難禦。放火燒家屋。逃走下流。我兵復窮追之。自朝至午。及之。再戰。殺戮過半。我兵僅九名。負微傷者。是役也。獲家畜百十七頭。還軍阿爾巴金。是月廿九日。哈巴諾夫留若干人。守阿爾巴金。自率衆備巨礮二尊。及軍銃。大舉下河。十日與敵遇。此地酋長集衆以當我軍。自晨至昏。悉以巨礮殲之。時方嚴冬。河上冰結。不能更前進。於是哈巴諾夫。直遡河至阿

爾上流。希爾加阿格尼二河會合之地。設城堡。與前年所設陸地堡塞相接。其間步行可二日程。新城之傍。土地宜耕種。以二十人從事開墾。別使三十人司收納。哈巴諾夫。就所獲俘虜。詢多阿利亞諸河。及諸種族。各酋長部落之情況。俘虜等告曰。由希爾加阿至阿姆爾下流。爲多利加之土族部落。如列弗加阿爾巴查二酋長之比。尙有七酋長。此諸酋長。皆隸屬向遐幹王。納貢獻。向遐幹王。阿拉巴拉幹大王之猶子。所得貢物。皆致之大王。由此至向遐幹王所居城。須馬行十四日。又由阿姆爾之支流。航行廿八日達之。王城臨其河。以木石建築。城上備巨礮。其兵皆執刀戟。有銀鑛。爲王之所有。山上番兵五百。晝夜更代守之。有一間道可至。由此道馬行僅七日。王嚴禁通行。犯之者處死罪。即阿爾巴金發源之直道也。此城下之河。產黃金眞珠。及他寶石。土人能製美麗絹

物。及諸玩飾。阿姆爾河邊之多利亞人。盛耕耨之業。常取瑣薄之小獸。貢向遐幹王。由倫河下流。以鷺鳥白鷺及魚類爲貢物。阿姆爾下流注海之處。海岸一帶地。及海中諸島。各居土族。無論何王。皆不致貢。唯時々携其所獲魚鳥。溯河爲交易耳。希爾加河邊。及阿姆爾之上流。有無所服從之一二酋長。科彼等決不能敵露兵。可直降服之。唯阿姆爾下流諸酋長。先雖逃走。方屯集大部落。待向遐幹王。及阿拉巴拉幹大王救兵之來也。哈巴諾夫聞其所說。遂一記之。還報亞庫克城主。城主以奏露帝。至其所謂阿拉巴拉幹大王。此即指清朝皇帝而言。當時非第哈巴諾夫未之知。即亞庫克城主弗蘭醉別冠亦若未之知也。哈巴諾夫在阿爾巴金。集多利亞諸族。及諸酋長所致之貢物。與其他所獲。送亞庫克城主。城主一々定其價值。以致露都莫斯科。獻之露帝。其貢物。瑣薄皮

一百六十六枚。即黑貂之屬膽四十六枚。毛皮衣一領。其價當二百九十三盧布云。亞

庫克城主復奏露帝曰。今新得阿姆爾河一帶地。農功漁獵牧畜。無不適宜。足

以爲露國之殖民地。千六百五十一年夏。順治八年亞庫克城主使使籍籍坑。齋書

達向選幹王。並百三十七人之援兵。遣送哈巴諾夫之所。其兵皆裝軍銃。並三

十蒲德之火藥。三十蒲德之彈丸。書記一人。紙一束俱往。哈巴諾夫新得援兵。

如虎添翼。勢益盛。多利亞諸酋長。望風來降者頗多。此報傳至支那。支那人大

驚。急整軍旅。迫哈巴諾夫所據阿爾巴金城。哈巴諾夫迎擊退之。發急使至亞

庫克告變。且請援兵。亞庫克更增遣兵一百四十四人。於是哈巴諾夫奮勇率

部下二百人。下阿姆爾河。大示威勢諸土族。此行雖遠出。未得至阿姆爾河口

而歸。莫斯科得亞庫克所送多利亞諸酋長貢物。與阿姆爾地方征服之事蹟。

自露帝至於舉市之民。無不驚歎其功蹟之偉大。於是哈巴諾夫親蒙召對。哈巴諾夫奏請。願得與兵六百。征服阿姆爾地全部。掃蕩至盡。以酬生年之志。願露帝不許。別舉鐵巴諾夫者。爲阿爾巴金城主。哈巴諾夫受露帝殊遇。爲列拏地方之官。城主鐵巴諾夫。下阿姆爾河。千六百五十四年。順治十一年六月六日。與支那大軍相會。彼軍或居馬上。或居舟中。水陸並進。大破鐵巴諾夫軍之一隊。部下大率戰死。鐵巴諾夫退至科馬爾河口。築城堡自守。翌年春。支那兵萬餘。圍城堡。自三月十四日。至四月四日。晝夜急攻。城兵以死守之。支那兵不能拔而退。翌年向遐幹王下令。攘逐阿姆爾地方土族。鐵巴諾夫忽失所收貢物。未幾糧食亦盡。飢餓至掘草根食之。千六百五十八年。順治十五年鐵巴諾夫棄城欲還。道由阿姆爾中途。再爲支那兵襲擊。鐵巴諾夫竟暴骨於荒原。部下兵亦殺戮大

半。支那人悉復阿姆爾之地。及女帝瑣非亞在位。千六百八十五年。康熙二十四年支那人再起兵攻阿爾巴金。圍攻甚力。城主多符金。不能盡力防禦。城遂陷。此役多符金。知其不能終敵。引其城中兵士。安然遠舉。赴涅爾琴士。唯二十五露人。及僧列烏籍夫者。爲支那兵所擒。此僧送至北京。許於彼地。建立寺院。弘布教法。其子孫。今在北京。從事傳教云。阿爾巴金戰報之達亞庫克也。城主急遣哥薩克兵六百。及獨逸人比敦往援。途中收多符金敗兵一百三十六人。共向阿爾巴金。以圖恢復。比敦築堅壁高垣。爲戰守之備。千六百八十六年七月。支那兵八千忽迫城下。城中亦築壘相對。九月一日。支那兵集衆奮進。我兵擊退之。城主多符金。中彈斃。比敦代領城衆。是時阿爾巴金城中。既有一千鐵器。擊之耕地。城兵糧食充實。支那兵設長圍。至翌年五月。知其終不可拔。解圍去。支那

兵退後。城兵掃去兵燹之跡。重建市屋。修繕殘破。稍復舊觀。至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廿七日。於涅爾琴士與支那訂約。此城遂不得不拋擲露人之手。此約成。而露國政府舉哈巴諾夫。辛苦經營阿姆爾河一帶之地。悉讓之與支那人。所記語氣慷慨激切如此史之所以感人深者此其類也歟露人之領有阿姆爾之地。僅四十年間耳。而西伯利亞所可稱爲色霍士德堡之阿爾巴金之城趾。空存黍麥之蹟焉。已。

第三章 涅爾琴士之約及露人之棄阿姆爾

哈巴諾夫之遠征隊一行。入阿姆爾地方。掃蕩土族之巢窟。終至爲清朝皇帝之所知。以爲露國之侵略。不但土族而已。其勢之所漸積。固且有相迫之憂也。是時薩貝加列之地。旣建設諸府。一日危列根士。千六百六十六年。康熙五年所設。在貝加爾湖所屬免林格河岸。一日涅爾琴士。臨於希爾加河所屬涅爾卡河。

千六百七十年。

康熙九年

清廷遣國使入露都。親謁露帝。告以阿姆爾及孫加利等地。露國哥薩克之無狀。且有所要請。露國亦因之遣國使西拏納夫。由涅爾琴士抵清國北京。清廷遇使者特厚賞賚之。裁國書與使者。以報露帝。於是邊境之爭暫息。此行西拏納夫歸路。圖設拏河以去。其復清廷要請。不但阿姆爾之地。禁哥薩克之跋扈。並欲於設阿地方。禁露人徵貢。千六百八十六年。遂起兵攻阿爾巴金。如前所述。於是女主璵非亞。必欲與清廷訂議界約。千六百八十六年之末。以格拉哥仁爲全權使。以三百銃兵衛之。及其他隨行官多人。發莫斯科府。至多薄利士。厚備砲彈之屬。十月廿五日。抵色林根士。告於清廷。謂奉命爲專使議界。請清廷亦派全權使臣會議。使者至北京。徃復殆越一年。其間清廷使蒙古汗攻擊色林根士。及烏琴士。由清廷資以巨砲及軍械等。露使

格拉哥仁擊退蒙古兵。遂向涅爾琴士而發。中途聞清使一行。及步騎兵一萬五千。距涅爾琴僅一里許屯營。原注露國里約當日本里四分之一清使中一品官二名。副官二名。譯官一名。法蘭西人一名。西班牙人。議約之時。格拉哥仁欲以阿姆爾爲清露兩國之界綫。清使固執不可。謂阿姆爾兩岸一帶之地。悉爲清領。以貝加爾湖東岸。曰蘇亞德納士者。爲兩國之界。議十四日不決。是議也。蓋欲舉薩貝加爾之地。悉歸之清人之手。實露使之不能擅主者。清使知議終不就。遂撤營欲還。是時希哈加河孺支那大軍。既充實。疵善姆種亦修戰備。以爲聲援。於是露使惶懼不知所措。乃賂隨行之兩歐人。使說清使續議。千六百八十九年。遂定約。是約以科哈比自亞河爲清露兩國之界。此河希哈加河之支流。距阿格尼河不遠。由此河源之石山。以分南北。石山以南。所發注阿姆爾諸河。大小皆屬清。其

北所發皆屬露。而涅爾琴士、烏金士、色列根士等諸府，仍爲露屬。彼得大帝幼時嘗聞此事。其後愈々西伯利亞之境不能忘。嘗曰：我露人必於阿姆爾河口大洋之面建我都府。然帝之一世不遑致力於是。千七百廿五年。雍正三年空齋壯志而薨。其後兩國議界事屢起。涅爾琴士之約其分界規例過嚴。彼國之民來此爲盜賊殺人者。縱令情輕事誤。皆處之死罪。或有越境者。輒逮捕之。其酷如此。千七百廿八年。露使格拉格金克與清廷議界。遂改定前約。其所定者。凡越境爲盜者。其各以其盜之額十倍議贖。再犯二十倍議贖。三犯乃處死刑。掠奪殺人之犯。互相通報。而後刑之。要之涅爾琴士之約。所定界至爲蒙昧。多不明晰。如所謂石山者。將指士達納意山脈乎。抑其支脈所延以至東方大洋之濱者乎。當時定議兩國使臣皆若未深考者然。况後日據此條約兩國各主張其

利。其不能不出於爭勢也。且科爾比自亞之河。同名有二。一在阿爾格尼入希爾加河之上。流曰士自列加之。上注希爾加河。一在士自列加下三十里。注阿姆爾者也。涅爾琴士約後二十年。清屬曾格士等移居。占此河邊。捕之議罰。而抗辨不屈。以爲此河全屬清領者。且士達納伊山劃界。不許侵越。實露國之所難。以逐水草移轉爲常。如我曾格士種族。每入山逐獸。不覺越界。我亞庫克之民。亦隨其後。以其所獲毛皮。與我品物互易。彼等又與清屬之曾格士相交。此曾格士於阿姆爾上部。由我哥薩克。買取麥粉。賣之阿姆爾下流。各種族以爲常。此諸曾格士種族。聚散離合。遂不知己之所屬。不知貢物當歧何所。而其山脈蜿蜒。達大洋之岸。所在情狀。無不如是。既而我疵善姆族。漸入清領。支那人不堪其暴。遂讓阿姆爾左岸。轉移南方之倫河。境上之地殆空。由是而我之獵

夫農民。逐漸南下。有日趨於南之勢。時露廷屢遣人檢查境上之標柱。女帝阿加鐵利拏二世。尤注意阿姆爾之地。嘗言使阿姆爾爲僅通堪察加之道路。露國猶不可不領有之。女主欲達此目的。務使不動清廷之意。亞歷山大第一世。繼之常蒐集清國境上軍備。及阿姆爾河航行各種之報告。而得清廷之許諾。於阿姆爾河口置我貿易事務官。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始設我北米貿易商會事務所於此。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尼古刺帝時。有兵官一人。從哥薩克騎兵四名。巡視阿姆爾河。此行務使清人不知。命所到厚賂土族。使無敢加害。其後踰期不還。百方探索竟絕消息。於是克約達之知事。照會清國云。我兵官一名。兵士四名。竊取官金及兵器。逃入貴國境內。若貴國捕得。乞以見送。得行其罰。卒不得。此行生死遂不可知。千八百四十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海軍兵官哥利諾夫所報。此

河由北向南航行間。水稍深。帆船載水十六英尺以下者。遡行極難。其上不能復用帆船。當用載水五英尺以下之汽船。測水而進。由河口以北。河狹而曲。流甚急。欲航過而出窩克海。終非人力所及也。此誤報達露都露廷。以爲阿姆爾征畧。終屬徒勞。不如以窩克海中阿因港自足。其後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千八百五十年。道光三十年五十四年。咸豐四年屢經巡視。知八百三二年巡視。嘉慶八年所認爲半島之薩哈連者。全隔大陸。答答兒海峽之南。水深無妨通航。及阿姆爾河口以南之航路。足以容大船。遂開阿姆爾河上下自由之航路也。

第四章 露人不用戰復阿姆爾

距阿姆爾河口一千八百里。經窩克海及堪察加。以接北米。有露領阿律多群島。千八百二十三年以來。道光三年露教僧官因納根其者。教化土族。來居此地。視

察曾格士族教化之程度。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至窩克府。親見曾格士堪卡多諸族性情之敦樸。大慰其意。彼嘗就一極貧之曾格士人。懇諭以浮世之苦。天堂之樂。其人肅然改容曰。然我等曾格士。常祈禱神。故知神必能與我以福。我雖獲一羽之鳥。皆思神之所賜也。故常禱而謝焉。千八百五十一年。咸豐二年僧正因納根其爲亞庫克地總督。究心阿姆爾之將來。閱十餘年。精察百端。無所不慮。嘗曰。露國可領阿姆爾之時。機果安在。誰當反抗。妨害露國之所爲者乎。我若不領阿姆爾。阿姆爾者當歸何人之手。若爲英人。米人有之。此質業敦厚之士人。運命當何如。我當何爲。而後可以當神意乎。彼雖安居亞庫克。心常馳向萬里阿姆爾。上又每三年。輒遣官吏巡視阿姆爾之地。當時清人嚴禁露人往來阿姆爾。地及河上之航行也。自十七世紀之末。阿姆爾右岸。與設亞河口相

對下流三十里之處。清人建設愛暉府。置都統官。時由此府出兵。至科爾比自亞。巡察境上。露之商賈。乘機爲獸皮之貿易。以爲常。時露國官吏。滯留滿洲間。致書科爾比。自亞同僚云。余應此地長官之招。晝夜列席五簋之宴。多用芥子牛豚之炙。烹調極佳。每盡一簋。以陶器小盞。進米製之火酒。最後出茶。不加糖料。食終談讌。主人問余曰。此二年中。阿姆爾河上。常多木屑。自上流而下。其故何也。我答之曰。我露帝近來。命移多數兵士於河上。以此盛爲建築。主人聞余言。若有所思者。更語余曰。自愛暉府。以及阿姆爾各部。皆已張鉄網相環。不許通扁舟。而網端連繫愛暉之岸。設鐘焉。少觸網動。此鐘自鳴。岸上兵士。據以爲號。輒放火燒敵船。又由愛暉水軍。出兵船五十艘。扼敵之歸路。其準備無所不至。加以境上。屯在各處之兵。數無慮五十萬云。然是皆誕言。特欲以驚愕吾輩。

耳。於是露國於阿姆爾得進一步。支那亦輒進一步。而露國所圖極秘密。且十分注意。以徐而試之。而著手以阿姆爾之河口爲先。嘗使露米之商會之船舶來此地。千八百五十年。距河口不遠之處。設露人之公局。標其外以爲露米商會之倉。如不關涉露政府者。於是始開阿姆爾河口移民之端。終至河口岸上。開尼古刺士克港。未幾占領薩哈連之北部。薩哈連者。隔荅々兒海峽。近接大海。其最近處。不過四十里。當苦利密亞役之將開也。英之軍艦闖入窩克海。事迫。東西伯利亞總督。姆拉由以爲繕完堪察加及窩克海岸之防備。必使由薩貝加爾之地。至阿姆爾河。與東方陸路連絡相通。具陳其策以奏露帝。於是千八百五十三年。咸豐三年六月。請於清廷。遣全權使臣。重議界事。清廷不遽應之。至翌年三月。始答云。請待溫暖。露帝既允姆拉由之奏。使遠征阿姆

爾。臨行親諭之。曰萬事宜慎。勿與清人開衅端。千八百五十四年二月。姆拉由發露都聖彼得堡。向西伯利亞全西伯利亞人聞報。無不踊躍欣喜。蓋自百六十年以前。延跋此舉。以至於今者也。時僧正因納根其巡視阿姆爾之地。其子在此地專教化哥克多族。因納根其視此等蠻族。漸歸聖教之化。復歸亞庫克。千八百五十四年五月七日。姆拉由一行。達希爾加製造所。時阿姆爾既悉解凍。希爾加製造場在希爾加河岸。初爲鎔解銀鉛所建。繼爲玻璃製造所。終爲瀛船製造所。是時希爾加兩岸。頓呈壯觀。河中橫新造之阿格尼瀛船。河左連無數舟筏。貯穀物肉酒及其他道塗所需之品物。由此製造所至阿姆爾河口。航路約三千里。一行凡八百人。瀛船以外。船四十八艘。小舟二十九艘。阿格尼瀛船。當六十馬力。其船身即製造局所成。而瀛機成之。西伯利亞之比兒夫。

士云。五月十四日。姆拉由一行發程。是日晴明。午後四時。發號砲。隨行官皆列河岸。有聖母象。皆向祈禱。遂悉乘船。唱烏夫夫之聲。水軍隊亘二里許。排列而行。岸上製造場。發火礮送之。是夜所泊地。距製造所十八里。金鑛鑄解所所在。岸上設席張樂飲宴。篝火燭天。兵士散處岸邊。茶烟四起。寂寞無人之境。忽闐然懼暢。此行也。實賡巴諾夫以來。所未曾有之盛也。濠河所至。未當困難。布列因山之谷口。絕無初所傳聞者。河岸居民甚少。偶有二三人家。以葦覆蓋。立二木柱。高出簷端。見我水軍相迫。居民皆隱其形。是實清人所置河上之防守者也。設亞河對岸。近愛暉府之地。村落散居。皆以泥塗壁。以茅葺屋。以油紙代玻璃而爲窓。以製穀捕魚爲業。所至無所滯礙。及至愛暉府。都統與吏員三人來迎。設邸待客饗之。然不許入城內。且告以此行。無清廷照會。不得更至下流。

姆拉由以爲此行挾多數之船。難復遡流而上。且雖從河口航下。固亦無能何爲。辨論久之。遂無所禁。唯請速離此地而已。據我兵士所見。岸上所備巨砲。悉如木製云。由彈春下流三十里之間。村落甚多。內一村占阿姆爾左岸。廣漠無人之地。諸村皆多白楊。水軍既經孫加利烏士利兩大河口。河邊多哥利多族所居。見我水軍。皆驚怖。無敢近者。瀛船止此。誘哥利多一人來船。與以金屬玩具。以安其心。村中男子。漸益來見瀛船之製。若驚歎者。見船中木棉織物諸品。取瑣薄皮欲相換。然此行別有所爲。故不允。彼等持乾魚魚膠相贈。又邀入其村。其人嗜烟草。多植焉。由是下流。逢門昆族。木皮小舟數艘。門昆族亦曾格士一種。彼等見瀛船。如逢怪者。皆縮頭而過。岸上見者。皆有驚怪之色。此族所食盡魚類。以麻作網取魚。赤魚最多。六月十五日。水軍達馬林士。此地有巨砲一

尊。兵士屯在者。僅五人耳。姆拉由於此。整隊張宴。祝遠征之無恙。阿姆爾河至此。最近海隅。克幾湖。與鐵加士脫利灣。爲腹背之勢。自此瀛船附載兵士二百五十人。向先幾湖。此兵士由鐵加士脫利灣。遣送至堪察加者也。由阿姆爾入此湖。水路屈曲極多。航行不便。兩岸多門昆族村落。以獵熊木鼠爲事。即獾其物皮色帶赤粗毛。比亞庫克所產爲劣。由克幾湖出鐵加士脫利灣。陸地森林密茂。先使一百人往伐。開鑿道路。留哥薩克兵百人。巨砲二尊於馬林士。水軍復進而下。河流由此轉高與海遠。右方受安格尼河口。再向海。瀛船既過二千五百里。未曾觸一淺洲。至是始逢淺。於是加意測水而進。最後四百里間。多幾利亞克族村落。各村有三五茅屋。而此間爲阿姆爾末流。河路既廣。水勢亦絕。姆拉由將軍得遂此遠征。海路出阿亞蔑經亞庫克舊道。歸聖彼得堡復命。是時

堪察加之比多巴爾克港。英佛艦隊退去之報。達於露都。實姆拉由將軍。由阿姆爾河。送兵堪察加。完繕其防禦之効也。於是露帝倍覺據阿姆爾連絡東京之要。決意遂東西伯利亞之經畧。是時清廷雖爲明定界約。遣全權使者。而於阿姆爾河。則無一語及之。千八百五十五年。咸豐五年姆拉由將軍。裁書送清廷。告以阿姆爾遠征之事。及其理由。且請明定此河所屬。其畧曰。露國一旦與英佛開衅。彼等攻擊我東方領地。益進而盡占領阿姆爾全部之策。既於前年。以艦隊六艘。攻擊堪察加。我兵討而退之。露帝不僅爲己之土地人民而已。實爲二百年來。比鄰相好之貴國。命將遠征。以期完繕東方之軍備。而防狡獪。專橫英人之侵畧也。姆拉由將軍。欲使清國知露國與英開戰之日。有出大軍於阿姆爾之意。得速遣其全權之使。及議約。姆拉由將軍。力爭清露兩國。當以阿姆爾河

明定境界之議。清使大驚出於意外。以爲如此非已國政府所以委任遠來之意。直辭而去。清帝以爲姆拉由將軍。不待露帝之命。專橫自恣。千八百五十六年。使阿姆爾地方都統三人。聯名致書於露帝。告以姆拉由將軍所主議如此。以不敢報知政府爲辭。而此時露人益進阿姆爾之地。處々設市府矣。露帝亞歷山大。以應答清廷之宜。一聽姆拉由將軍。將軍乃以書答之曰。曩卿等所送露帝之書。余先披見之。以已私意不能達於朝廷。同時以書告薩春都統曰。余等今年迎阿姆爾下河歸來之兵士。且保其道途之安。故親下航阿姆爾河處。處以張屯營。此於貴國非有他意。願戒貴國臣民。無或敢加害者。此年之末。露帝初公布阿姆爾河上本國之權利。於河口尼古刺由府。置知事。舉阿姆爾河全部開航行貿易之自由。至此清人始知姆拉由將軍之所經營。非出專擅。固

露帝之授之意。且委任之以全權也。是歲僧正因納根其巡視阿姆爾地方。來克約達。遂至希爾加製造所。率衆多僧官及其家族。向下流發行。姆拉由將軍。然待明年移兵阿姆爾左岸。於愛彈對岸。設亞河口。置陸軍一隊。及輕砲隊。因納根其先率僧官等前往。於河上逢薩貝加爾知事。知航路中無支那人之妨害。遂直進。既進。聞支那兵六萬。中有英兵萬餘。扼阿姆爾航路爲備。因納根其絕不爲意。毅然啓程。先是在窩克海岸阿因灣時。英國艦隊攻擊此港。砲聲隆隆。然因納根其泰然無所畏。既無恙。達愛彈。更進下流。與其子相邂逅。六月十九日。達尼古刺由府清廷得姆拉由將軍書。時方值佛人攻陷廣東危迫之際。北方阿姆爾之利害。不暇顧。乃急還報。以爲無因。暫時齟齬。敗二百年來比隣交好之意。且速命全權使臣議界事。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三月。姆拉由將軍復

以書促之。且告曰：本年奉露帝之命，盛殖人民於東西伯利亞。不但阿姆爾地而已。且將遠及烏士利河旁。是歲四月，阿姆爾河冰解之際，姆拉由與因納根其一豪同舟下河。一欲見清使議界。一欲設寺阿姆爾河旁。以宏聖教。舟未至河口。清人來言，使臣尙未至。於是暫止。設亞河傍俟之。數日。清使至愛琿。請姆拉由相見。因納根其建寺於此。稱弗拉哥耶。後遂於此設都。號弗拉哥耶府。姆拉由將軍初稱病不親臨。議別使僚吏五人至愛琿。與清使相見。開議二日。彼唯許阿姆爾河上自由航行及通商。其餘悉所拒絕。姆拉由夙知所議極大。非可易了也。沈思百端。先使僚吏與議。得聞其要領。乃親見清使。悍然堅執。初說彼猶不肯聽。於是姆拉由勃然怒形乎色。顧譯官曰：余所言止此而已。拂袖竟去。是日清使更遣吏卑詞請續議。且約不激將軍之怒。於是續議千八百五十八。

年五月十六日遂定約爾後清露兩國境界以阿姆爾烏士利兩河爲限阿姆爾河之左烏士利河之右曠漠無垠之沃野都歸露版國二河之水道開自由航行及通商時僧正因諾根其在弗拉哥耶以此約之得勝歸之神佑大行禱神之禮姆拉由將軍躬與將事禱竟僧正顧向將軍欣然而言曰此約之究竟何如今姑無事喋々我露國因此所得利益雖凡夫猶可測知抑豈露國之利而已凡我比隣之種族漸浴聖教之澤皆爲天國之民豈非無疆之幸福乎是日將軍對衆宣言曰余等平生辛苦拮据之所經營幸不徒勞今也阿穆爾得歸我露國之版圖從此愈益繁盛不可不謝神佑之力余於此謹祝我皇帝陛下萬歲且爲汝等同胞齊祝焉於是齊昌烏拉之聲此愛璋條約實一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二日北京條約之基礎而北京條約實阿姆爾及烏士利之地

確歸露國版圖之權輿也。

第五章 阿姆爾僧正因納根其事蹟

姆拉由將軍。自尼可由士府還。六月廿一日。僧正因納根其。建寺於薄多馬根。是爲阿姆爾創建寺院之初。尋尼可由士府。及密具洛士村。亦建之。又於馬林士上流三十五里之地。建第四寺。稱聖瓊非亞。名其地曰瓊非士克。因納根其。專務布教哥利多。及其他諸族之間。至九月歸亞庫克。弗拉哥耶者。阿姆爾地設教之中權。僧正之所定都也。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五月。因納根其從亞庫克至弗拉哥耶府。復下阿姆爾河。其所自記曰。余航下阿姆爾河。巡各處兵民村落。視察移殖民之情狀。大率戶口寡薄。甚形寂寥。聞其所語。如出一口。曰。去歲所種穀甚蕃殖。惟惜種少。今上等每戶有三鐵器。擊之耕地。中等所入。供

上流尼古由士克殖民而有餘。其地質氣候。無所苦者。唯舊時以郵傳爲困。今驛馬漸盛。阿姆爾河上。瀛船官有者六艘。大者曰希爾加阿格尼。其餘皆新造。初試航行。私有者二艘。弗拉哥耶爲余盛築廈屋。此秋余當往過。所建屋去弗拉哥耶凡四里半。臨設亞河。至爲得地。尼拉由戶口三百五十餘家。堅麗者亦不少。弗拉哥耶戶口亦繁。然少森林。以常有戰爭之虞。居民心不能安。近者傳聞滿洲蒙古族二萬。集於琿春。余等歸路有戒心焉。其後因納根。其至弗拉哥耶。臨觀所建寺。舉命名之典。遂遊歷堪察加及日本二年。千八百六十二年。同治元年歸弗拉哥耶居焉。其所居地。本滿洲人村落。多樺。白楊。哈西巴蜜等樹。叢生茂甚。僧正手自芟刈之。開道路。植果樹。其地膏腴。宜蔬果。設亞河流廣一里。深四沙曾。河底沙石澄清。味勝阿姆爾河水。千八百六十二年夏。因納根其巡視。

新領哥利多族之狀態。由阿姆爾河向烏士利之地。時烏士利地哥利多之族。數凡五千。散處一千餘里。因納根其記之曰。余行彼等之最大二村落。親與交語。得知其爲人。實感神佑之力。彼等性質甚善。不久可爲我兄弟。彼等亦如曾格族。其性溫良。平善而富於慈愛。且未嘗爲異教所惑。告以死後之事。有驚怪之狀。而皆喜聞余所語。且望其村落置寺院僧侶。若許之以洗禮。必得無數之信徒。非難事也。然哥利多族雖甚慕聖教。而因納根其未遽許以洗禮。欲待其情殷至。而後許之。先是西伯利亞之一種。嘗受洗禮。後又歸服異教。凡蠻夷之於教化多如此者。是以因納根其專務說教感化。而不輕用洗禮。非獨彼身如是。其他僧徒。皆使以此意行之。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因納根其乘極小汽船。下阿姆爾河。所至村落。留連觀察。居民情況。不唯傳布聖教。凡居民利害。耕作園

圃牧畜養蜂之事。無不懇々垂教。其歸路以他汽船牽所乘舟而上。附牽尋常舟一艘。行二千里。與價三百盧布云。因納根其之子。亦在弗拉哥耶爲僧官。千八百六十五年。奉父命之路都聖彼得堡。及莫斯科府。爲增設阿姆爾寺院。募集金資。翌年得金四萬盧布。及其他寺院要物若干而歸。是歲因諾根其始許清籍屬民哥利多族。得受洗禮。且允其請。建寺院。而烏士利地。隣國朝鮮之僑民。亦有受洗禮者。因納根其又往巡視之。最後巡視阿姆爾河上。當千八百六十七年。同治六年於是蒙古族及支那人。皆有奉聖教者。其翌年千八百六十八年一月五日。因納根其蒙授密次廬薄利最高之僧官。報至。溘然長逝。享年七十有七。

第六章 阿姆爾河流兩岸及沿海諸港之形勢

阿姆爾地方之經畧。爲姆拉由將軍之偉績。論功授伯爵。兼阿姆爾士克之號。

而以聖教之光。燭照斯土。當推僧正因納根其。今述此地之形勢大畧於下。士達納伊山脈。當貝加爾湖。與希爾加河間。薩貝加爾之地。其支脈延及希爾加河。此山極高峻。山腹多松樺林檜等樹。蔚鬱茂盛。有亞布倫山之名。希爾加河。沿此山東北流。自右來入此河者。曰阿爾格尼河。其下流曰阿姆爾。由此與士達納意山益遠。屈曲南擁大賓雁山之端。漸轉向東北。與阿姆爾益近。曰小賓鴈山。即希列因山脈中斷處也。擁阿姆爾州北境。士達納伊山南面。一帶山腹及山麓。林澤相連。水草暢適。曾格士族牧養之地。由此山發源。注阿姆爾河。曰設亞河。即阿姆爾遠征第一次通航薄約哥之地也。河壩曠漠廣野。適曾格士族之牧馬。設亞弗列兩河。雖殖民尙寡。地皆至適。阿姆爾之流。三千里間。其兩岸之形勢。凡分三段。第一段兩岸多山。與上流希加雖不異。至阿姆爾所屬之

處。深入若星或十若星。廣不下半里。大賓雁山自其右岸。或近臨河。或遠沿河而走。河岸平地。多狹且短。而此間所注阿爾姆之水。大小皆溪泉之類。雖乏平地。大率宜於殖民。至阿爾巴金近傍。距山甚遠。臨兩岸之山皆不高。多樺木。及其他雜樹所蔽。左岸露境之山勢皆高。右岸清境之山較低。近設亞河口之地。曰比々可夫驛。由此入第二段。此間阿爾姆兩岸平原空曠。宜牧畜。灌莽叢生。絕無刈之者。太古以來。野草層積腐化。變爲黑土。至肥極饒。此黑土積一若星。或二若星。或至一沙。曾注阿爾姆之河水甚多。皆爲洪流。然乏樹木。唯樺樹甚稀。設亞河口。最宜耕作。別有二河合之。其流始大。南下注阿爾姆河。西岸亦宜穀物。沿河口之原野。穀物果實無不宜。黑壤肥沃。阿爾姆設亞兩大河。併受其利。弗拉哥耶府。爲阿爾姆重地也。宜哉。由設亞府至布列因河口一帶。亦皆平原。

有小檜木。哈計巴密之類。森林相接。若刈之可爲耕地。布列因河岸。邱陵起伏。由阿姆爾河至烏士利河之間。亦多邱陵。少高山。青葱相望。此原野間。唯一山橫列。曰小賓雁山。即布列因山是也。山多檜哈計巴密黑樺等。松類所在有之。旅人下阿姆爾至此。遙望小賓鴈山。在天際。與山勢相離。河既漸下。山亦高峻。及至山麓。山勢如自兩岸分去者。阿姆爾潛入山間。有小流出谿谷。注阿姆爾兩岸。斷崖絕壁。水流急駛。兩岸相逼。雖晝猶暗。山間之流。凡一千五十里。山勢離岸。遂失其形。大小河水。來會甚多。平原廣漠無際。唯近孫加利河口。復見遙青。其近者不甚高。僅山阪沿河而走。孫加利河水。濁而色青。如乳汁。故滿洲人呼爲乳河。乳河入阿姆爾。水急。色不相混。自上流至此。始爲第一大河。此後水愈大。增減無常。阿姆爾更大二倍。廣二里。孫加利河口。與烏士利河口之間。阿

姆爾最中之地。號爲天府。有林檎及葡萄佳品。阿姆爾上流。河冰稍解之候。有樺櫻花。由設亞河邊。以至孫加利對岸。支那部平地。處々開移植罪人之村落。當第二段平野之終。由南來注。阿姆爾之河。爲烏士利。烏士利右岸一帶。最適耕作。故哈巴諾加府。於地勢勝弗拉哥邪。由哈巴諾夫下流。轉向北方。以迄河口。爲第三段。此段之始。百餘里間。兩岸多原野。以下爲平林。河廣達三里。數多支流。來入阿姆爾。各河口爲島嶼。形皆沙洲。植物不暢。此等諸河。太古以來。爲林麓所圍。第三段大勢。彷彿俄比。列拏諸河。漸至北方。氣候亦漸惡。六月之始。山端猶見白雪。而此間土族。曰幾利亞克。既失溫柔之性。亦非哥利多之比。不在段民地劃定界內。今欲開拓此地。當伐除太古以來相連松樺等樹。而其蔓延則甚遠也。阿姆爾左岸。湖沼甚多。洪水至時。匯爲巨浸。迄河口五百餘里間。最

近海者。即右方隔克幾湖。與鐵加士脫利灣爲腹背之處。阿姆爾與克幾湖水路相通。克幾湖至海。有山脈橫截之。山不甚高。其間僅十五里。有小河。距克幾湖二里。以入於海。故克幾湖至海之間。小舟所不能通。僅二里而已。阿姆爾趨向於海。忽爲山脈所阻。轉而迴流。爲克幾湖。屈曲爲弓形。左方合琿春大河。總合大小湖河之全勢。以注海。琿春河口。亦分數條。時有沙洲之形。變化無常。此河口對岸有三柱。屹立。曩時支那人定界之標柱也。阿姆爾不能舒流入海。出大陸與薩哈連嶋間之海峽。此海峽至阿姆爾河口處。爲暗洲。其間僅通航路。船舶弛其速力。測水而進。阿姆爾全流。冰解之時。冰塊堆積河口。迄六月不能通航。當阿姆爾河線之地。爲全亞細亞中最高之地。其平航之處。高於海面二千符多。二百八十五沙曾。比莫斯科高二百二十沙曾。設亞河北。斯達諾

佛山。高於海面六千六百八十符多。一千沙曾而弱。亞布諾伊山尤高。以此阿姆爾地氣候。與他方特殊。弗拉哥耶。雖與哈利哥緯度相同。而其氣候大異。希爾加河。至六月中旬。河上尙有七十沙曾之層冰。至於七月。猶不盡化。阿姆爾洲。五寒之際。寒暑表降至列氏零度下三十二度。酷暑亦達熱帶地之熱度。沿海之地。則以零度下卅度爲常。因太平洋溫流。爲日本所阻。繞薩哈連及其他海面。直流東北。以故窩克海。及答々兒海峽。皆水結數月。冬寒凜烈。至夏始和暖。阿姆爾上流。與其下流。氣候相違。下流及沿海地。自九月以至四月。多西北風。夏間則東北風由海上來。多降爲雨。阿姆爾河口。至薩哈連島。爲霧所蔽。阿姆爾大雨漲溢。孫加利下流。一二十里間。巨浸稽天。望之如海。村落無備。輒受其害。大木之根。皆爲蕩流。露民自移殖以來。迄於今日。往々舉所辛苦開拓之。

地爲河神所蹂躪。又下流諸地。不獨洪水爲患。其低處概屬沼澤。高處則多岩石。不宜於殖民。拓地之民。往々復他徙。以此阿姆爾河口。尼古刺士克港。至冬間水結之候。殊甚寂寥。今府中有米國商賈若干。餘唯本地官吏兵役。以航期甚短。雖當大河之口。利入甚稀。居民之利。自薪木以外。無可言者。河水以入港內。水質不良。市街雖稍高。四旁多沼澤。無佳泉源。不適蔬果。亦無牧場。夏多霧雨。少快晴。冬日風雪甚勁。比隣常絕來往。凡此皆尼古刺士克衰頹之由。阿姆爾下流農民。今漸南移。於烏士利。軍馬則皆移於浦鹽斯德矣。答々鬼海峽。岩石質之海岸。雖其間不無良港。而氣候與尼古刺士克無異。冬時大陸與薩哈連島之間。至於冰上通行。此實露人所以必欲於南方烏士利地方。求一良港之由也。

第七章 阿姆爾洲之物產風俗

阿姆爾洲最富植物之地。旅行客常驚其種類之繁。僅見西伯利亞之叢林。觀阿姆爾洲樹木之暢茂。無不駭異者。松。樅。格多尼多。樺。檜。固拉拏。脫利尼。楓。利巴。白楊。及野生葡萄之屬。不可勝數。阿姆爾岸以及河中洲渚。所至多蘆葦。傘草。杯草。穀稗等。高至一沙。曾有半掬者。入其鬱中。携斧伐之。或從豬鹿所籍之徑。哥茲克者。鹿類。居阿姆爾兩岸。及設亞弗列二河之旁。河水將結。左岸露境之哥茲克。悉渡河入對岸支那之境。渡遠勞頓。據冰塊憩息。居民出河孺。追捉。杖撲殺之。以其皮製毛衣。極暖。能禦寒風。爲旅行要物。亞。布倫士連。諾意諸山之支脈。產瑣薄之小獸。其毛質最良者。在窩列庫馬產之上。然阿姆爾之瑣薄。不如西伯利亞產者。虎亦時至。每虎輒有一二豹隨之。食虎所殘。此諸猛獸。不

甚迫人。千八百六十六年同治五年以來。距阿爾巴金百五十里之地。開發金礦。曰卑拏達克公司。三年以後。每年達一百符多之產額。驛村意格拏新之對岸。支那境上。近亦發數金礦。露人千餘與支那人共營之。設製麪場及倉庫。由此達阿姆爾之路。亦開通。自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十一月以來。每日產額一符多。其賣值一撮多尼。得三百盧布五十哥云。礦工露人數千。支那人五十餘。自極東窩克海。至西方希爾加列拏諸河。大抵土族曾格士所居。希爾加及阿姆爾上流之曾格士。各別家族而居。其餘與西伯利亞他土族同。皆逐水草移徙。曾格士種族純一。軀幹中人。顏色如他蒙古種。面平扁。髮黑膚黃。性質溫良爽直。頗勝他族。家居不肯見人。好清潔衣服。唯嗜酒。醉則失常。女子有種種飾物。裝鹿皮爲衣。著之飾物。以山羊毛製之。嵌以小玉。男子亦以飾冠。婦人戴帽。出髮

於外。男子衣山羊皮。肩帶烟筊。網片燧石小刀之屬。居室比西伯利亞諸族爲優。家人踞坐圍爐。食物無所擇。食腐敗鹿肉。以鹿臟腑肉。加亞哥達食之。以爲珍品。亞哥達者。小赤木實也。其餘曾格士族。逐水草移徙。主者乘大鹿。餘衆乘鹿以從。小兒以水草爲籠。載之鹿背。屬於酋長。娶妻以物品購之。數娶不禁。崇祀日月及火死者。以鹿皮裹之。懸樹內。並懸其所用弓銃。釜屬於傍。解交易。以鹿載毛皮魚類。入露布易烟草酒彈藥等。哥利多族。居烏士利孫加利兩河。至阿姆爾下流。甚蕃殖。此族夏日乘小舟於河上處々轉移。所至捕魚爲業。冬歸林中。以銃獵爲事。其家於密林之間。掘地造之。性質恇怯。以葭葦製席。寢處其上。好飼豚犬。設檻畜熊狼狐等。以虎爲神。虎來無敢犯。嘗有一虎。每夜入村。人輒繫二犬供之。犬盡。至食小兒。哥薩克見之。不忍殺其虎。以救之焉。哥利多

族面平扁。額低陷。頭大頰高。似滿洲人衣雜清露之式。靴用魚獸之皮。飾以赤羅沙。髮半薙。無髻。有者粗如鍼。女子髮兩分。耳鼻穿銀環。男子亦有耳環。多業漁。工於操舟。不耕作。唯食魚。時以瑣薄皮。與滿洲人交易米蜂蜜等。門昆族。居哥利多之北。風俗相同。衣服類滿洲人。貧者著鹿皮。用邱狸皮製靴。邱狸者。水獸名。居阿姆爾下流。當露人未至以前。阿姆爾下流。概爲幾利亞克族所居。此族比。曾格士。尤頑陋。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年。佛人傳教至此。爲所殺。其人顏貌似哥利多。唯多髻。爲異。性狡詐。好竊盜復仇。其間無酋長。隨習俗。漁獵以生。男子四五歲。父爲買他姓女。共育之。長則爲婚。人死。燒其尸。或建高架置之。以爲死。則魂飛去。不爲苦祭。必用熊。冬時捕熊。檻置之。祭日當衆絕叫。牽之。村外。與以魚而後殺之。剝皮食其肉。懸頭高樹之巔。故入幾利亞克村落。先見熊頭數十。

懸樹間。云飼鷺。與利多門鳩爾諸族同。與以魚而籠養之。凡西伯利亞諸族。皆信邪教。所奉教師。能通幽冥鬼神。設壇集信者。身飾金屬諸物。持鼓及犬皮所纏棒。且呪巡壇走。終至疲勞。噴沫倒地。信者恐怖崇畏。此等諸族。統治甚難。常欲脫我羈絆。幾利亞克族。至今無異治外之民。此蓋支那人所以輕棄他人之手。而不顧者歟。然究支那人拋棄阿姆爾之由。猶不僅此。彼固全不知此地之情狀。當時清人之眼光。不及烏士利以外。愛璽議約之際。清使未嘗聞知阿姆爾河之末流如何。夫僅一帶相隔。眼前現在之科爾比白亞河。尙屬蒙昧難明。况乎遠及阿姆爾之地乎。其貽誤事機。無足異也。當露帝阿列克設時。清朝龍興。統御全支那。任舉廷臣百執。至四方司牧。時阿姆爾及烏士利之地。爲處置流人之地。使露人侵入阿姆爾。且舉其左岸之地。付之露人之手。如愛璽之都。

統者固當時之流人也。而至於今日。阿姆爾河之間。門鳩爾之村落甚少。唯盛於孫加利河。及奉天周圍而已。

第八章 阿姆爾河上兵農之移殖及土族關係

阿姆爾地方。殖民之計。先與支那畫界。以婆士多爲境。由阿姆爾上流。迄烏士利河口。左岸沿烏士利河。右岸之薩貝加爾州。移殖哥薩克兵。置兵屯。各屯相距三四十里。尼古喇由港。及克幾湖傍之馬林士克。亦在此數。哥薩克兵初各畫狹小疆域。試手開拓。此輩以田獵爲業。不務農事。然閱時未久。阿姆爾河全境驛村。一時成立。有尤繁盛者。又有罪罰之兵。隸屬哥薩克。從事伐木建築。營長官居宅。戶口日增。弗拉哥耶。陰巴諾加二府。皆如此創立者。是時露國政府。知移殖農民之爲要策。盛爲獎勵。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頒殖民地法令。曰。凡

自出其力。移住阿姆爾州者。所買土地。與以所有權。由國家遣往者。官府量與相當之地。是歲定殖民保護金。每年由國庫支給十萬盧布。自千八百五十九年爲始。又每年以五十萬盧布爲東西伯利亞經濟費本資運用焉。千八百五十九年保護殖民差出者二百九十戶。皆十六年間免一切租稅。及召募新兵之役。政府慮道路艱難。專擇各戶老弱少者。每戶至少必有供力役者二人。單身行者皆止之。途中資用人與三可比克半。於耶尼設州。麩價騰貴。加六可比克。殖民之金額。慮其驟盡也。途中區分需用。而後與之。迄器耶蔑拏。元注此地已屬西伯利亞每日豫定行程。無或後。東西伯利亞總督。爲擇便地。每男子一人。當地二十鐵器拏。廣與之。使後益繁殖。無土地不足之虞。是時雖猶有門鳩爾及土族所居。既定爲哥薩克兵屯。不得更移徙。阿姆爾河岸一帶。及其他河岸之地。每戶

不得占地至廣五沙幾以上。使異時移民。得恣取河岸之利。內部之地。則量移民之力而定之。初移民時。中途多罹熱病。政府原給冬裝。其費用比豫計贏七萬盧布。及至以路庫克二百五十戶中。減二十戶。其二戶多病死。餘十七戶留西西伯利亞過冬云。一行入薩貝加爾州。至器達之傍。各令入林伐木。造作大小船筏。從阿爾航下。以習水者。鮮防觸礁之患。故船形極重。河流屈曲。進退甚難。又爲載家畜特製欄檻之筏。及遠所定地。分族而居。凡沿海州內。自烏士利。迄蹟非士克。散在阿爾河兩岸。各村相距。由三十五里至一百里。家屋皆哥薩克所建。每家五六家族共居之。移民保護金額。初定每戶百五十盧布。及至至八百八十盧布。後定爲每戶三百三十盧布。三十三可比克云。於是改給與爲借貸。應募移居者。地積一鐵器。價三盧布。二十年後。更定其價。此金

額半致國庫。補境上哥薩克兵費。餘半爲阿姆爾地方水陸交通。及電信等創設費用。外國人歸化者。與露民同享移殖權利。唯居阿姆爾內部。不得當境上。是時阿姆爾移殖之利。廣播風說。凡土地之饒沃。植物之繁盛。氣候之適。耕作之宜。揚殆遍。至於新開土地之艱困。相時察勢之煩勞。加之造銃所需鐵材。耕作所用畜產。皆湮竭力搜求。此等難阻之處。一切置而不論。若忘之者。以故衆情歡躍。千八百六十一年。達多士加一州中。願移居者。至三百三十七戶。選令往者。凡五十七戶。翌年窩涅加哥之播若夫克郡。及達多士加農民應募者。皆滿。各由官長承許。自出資移往。一時其盛如此。十年之間。阿姆爾上部。及中部人口。達二千五百人。始爲移民定地。在阿姆爾下流。自烏士利至阿姆爾河上。自上流至哈巴諾加。置哥薩克兵屯。每限四十戶。自哈巴諾加下流。至馬林士。

克。每三四十里。建屋編爲門牌。分置哥薩克兵若干。司驛馬及伐薪。供官用。瀛船。然阿姆爾下流之地。不適耕作。移民多轉至中流。遂於蘇意達亞河。肇開村落。此河在設亞布列二河之間。注於阿姆爾。是時阿姆爾之地。爲世人所注目。如亞米利加人。派遣員役。視察此間殖民之狀。射利商民及視察者。爭來此地。當時此新地。哥薩克兵屯。及最初移民。於阿姆爾河流第三段地方。散處河沼。僅有家室。燒殘材木。尙左右。村後森林。猶待開伐。耕地率初開墾。有宜有不宜者。固非擇腴而居。唯三四十里間。輒置屯耳。哥薩克之徒。素事漁獵。芟除惡草。一徼其鄉里之風。此輩遠來至艱。遠道多病。所携畜產。亦多傷損。牛載筏中。久不登岸。食料不足。凍傷足膝。遂至病斃。其存者。乏滋乳之力。產犢皆患瘰癧。由此阿姆爾之牛。皆染此病。其後始漸改良。馬初數少。官驛不足。勤驅策之。多病。

斃者耕馬不足。代以牡牛。其初收穫甚少。哥薩克等自養不足。仰給於官。此輩既非農民。不能專心農業。唯徜徉爲樂。小兒多罹熱病。蠅蚊之類極多。又有蛇患。其蛇黑斑有毒。鼠患尤甚。殊多者。孫加利河口下流。穿屋爲害。白晝跨鷄背。如人乘鳥。奪其餌以去。以故移民以飼貓爲要。巧商載貓一船往賣。半死船中。半皆逃去。移民多從門鳩爾買貓。一匹價一盧布以上。阿姆爾河第一段。哥薩克等皆以獵爲事。得狐皮一襲。價二三盧布。因諾根其驛上流三十里。注阿姆爾。曰哈蘭哈蘭山上。哥薩克常獵瑣瑣薄穴土中。以土鼠及他小獸爲餌。以犬驅之。大非敏捷。不能得一枚。價五六盧布。佳者十盧布。有商買來買之。亦有熊狐虎豹之屬。阿姆爾河第二段地方。木材難得。家室多土壁。合立二板。中盛乾土。上橫木材二本。以載屋頂。壁內外皆塗以土。多濕不能禦寒。哥薩克多由

布列因河伐材木。筏下之。又每月出一千煉瓦。以供官用。阿姆爾第三段。森林之地。最初移居之農民。雖與哥薩克同時移殖。其村落狀態則大勝。初至。建足築。近寒之宅舍。廣開森林。以取耕地。種馬鈴薯及各種野菜。遠運買之。如密貝諾夫村。移殖未幾。遂建設大寺院學校。益經營新地。其困難誠不待言。而阿姆爾全部哥薩克之村。無不歎土地不適。曠有煩言。唯農民務力墾荒。其効頗著。要之向者傳聞風說。實皆虛妄。人皆以爲阿姆爾之地。金銀滿野。及身臨其境。乃歎其難。然迄於今日。懷願移往者。尚不絕也。先是阿姆爾兩岸。多屬無人之境。唯少數門鳩爾村落。或西伯利亞之諸族。時往遊耳。今也沿岸所至。皆露人之村落。聞露人之言語。移露人之風俗。宛然呈露國之觀焉。然移殖之哥薩克等。與本地土族。和合無間。常以善意待之。彼等亦相親愛。我哥薩克初接哥多

利族。哥多利以所獲魚爲贈。哥薩克以其溫良大愛之。初門鳩爾官吏忌諸土族常巧爲離間。自是哥多利始得與他諸族親厚。哥多利族皆告哥薩克。懇門鳩爾官吏之無道焉。馬涅哥族亦與露人相親。門鳩爾嫉官吏嫉之。引致阿姆爾右岸已國境內。我地方官命哥薩克親愛此族。欲誘致露境。哥薩克盡意誘導。時以飲食與之。卒告成功。有哥薩克欲於右岸門鳩爾境內作黍。請之馬涅哥族。彼等皆喜納之。又刈其草。曾不之拒。窩爾琴族之與露人交也。門鳩爾官吏尤忌之。見窩爾琴族越河移左岸。心不能平。火其村落。意其失所。且引還。而窩爾琴不從。且大怒。殺門鳩爾官吏。此族常設哥薩克曰。縱今我等放流至百里外。猶當復還。與君輩相交。此族惟漁獵。不事耕作。亦不移轉居處。異於他族。我哥薩克即蒙古族。門鳩爾族亦絕無爭鬪。稍學彼等之語。互易品物。以舊毛皮與

彼易麥粉及黍類。與以紙幣。不敢取。與五哥比克之銅幣。則喜受之。此輩待窩爾琴族甚虐。迫取多數貢物。又以麵及黍高價強賣之。哥薩克云。孫加利河上。彼輩境內。絕不許闖入。處々置番兵嚴鎮守之。嘗有一露商。與爲貿易。入其境內。竟不還。哥薩克漸與彼等親密。欲入其境貿易。彼之官吏嚴禁阻之。無得入者。案此書著於光緒十一年。知彼時邊防尙固也。彼等時々入我境內。售貨物。或畧知露語。或全不知。哥薩克遇之。皆有半憫半嘲之態。此露人對劣等人種之常態也。然陰險嗜利。如門鳩爾族。時不免爲露人之不利云。

第九章 阿姆爾河上弗拉哥耶及哈巴諾加二府

阿姆爾河上之各兵屯。其最著者。自阿爾巴金。邱里士窪。因諾根。其等以外。十餘年間。甚盛益興者。唯哈巴諾加及弗拉哥耶二府。弗拉哥耶府。當阿姆爾河

第二段。設亞河之口。當時木造紅屋相連。一端至阿姆爾河。一端跨平原曠地。最初家宅。皆兵士建築。甚草惡。不足禦寒。屋舍櫛比。曠地甚少。無觀瞻之美。既而建置官署兵營。及寺院等。橫亘二里。一方築堅固礮臺。一方爲阿姆爾會社。設亞河岸。開商賈市廛。爲汽船碇泊之所。千八百六十年。因諾根。其僧正報告政府。述此地情況云。余來此地。居民既繁。人口達三千。寺院既已建設。足見當時之概。其後此地商業益興。薩貝加爾州之商賈。以蠟酪。以固拉。馬加偏。篆豆等。船載來賣。然往々匱乏。冬期貨斷。迄水解之時。居人殊困迫。每年以五月爲最繁盛。商船不絕。商賈艤舟。輸入門鳩爾之米。大麥。燕麥等。由此地運載貨物入尼可喇由。尼可喇由待此地運船。入冬則咸坐困。夏期門鳩爾入市。必經此地爲常。一年貨價。達五十萬盧布以上。我貨物之入彼者。則未多。以木棉毛織

物玩具爲主。外國貨物至者。酒類糖卷烟草。及殖民地用品。千八百六十二年。僅三萬盧布之額。時阿姆爾會社。欲獨攬商務之權。輸入品物甚多。而此地商業微弱不振。遂賣其貨物家屋而去。此地居民。不如他洲。唯望河岸汽船之來。若開天地。水路凍寒。至冰上通行。每歲九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廿日。郵便不通。又無醫士。軍醫官醫及民間皆無之。是其最不便者。與弗拉哥耶對立競盛者。則哈巴諾加府。十餘年前。居民既百五十戶。有寺院官倉軍解等。於阿姆爾河上諸村落間。嶄然出頭角。此地自阿姆爾河上。一眺得其全部。有一道路貫府之中央。其端達河岸。傍林中。多縱橫小徑。在稍高處。眺阿姆爾烏士利及對岸之地。如在眼下。居民皆徜徉於天然園囿之間。今阿姆爾地及沿海州自東西伯利亞分立併權太島歸阿姆爾總知事之筦轄。而哈巴諾加定爲阿姆爾

沿岸諸地之首府總督知事居之。方今人口四千八百七人。男子三千二十三。女子八百七十人。小兒九百十四人。男子中兵士千二百八十八人。支那人五百十八人。罪人一百二人。

第十章 烏士利地方形勢及物產

烏士利地方。沿海州南部。烏士利河與日本海之間。於東西伯利亞露人新得諸地之中。此間最宜殖民。自南沿海北轉。達阿嫩爾河口。連亘全境。一帶山脈。曰希窩鐵林。此山不甚高。自四百沙曾至五百七十沙曾云。是故烏士利之地多山。河流亦衆。烏士利河由支那來。合貝加爾湖之水。北流入阿嫩爾河。由河口至貝加爾湖。約四百里。其間大小川河來注者亦多。故其河口約廣二里。此河通大小之船。今有一二汽船相上下。哈巴諾加河及貝加爾湖近傍。平坦多

沼澤。唯西南爲丘陵高原。耕作牧畜皆宜。東南以沿澤圍之。日本海沿岸之地。稍有港灣。即烏拉幾密灣。窩利加灣。及畢多烏耶灣等。畢多烏耶灣中。突出姆拉由阿姆爾士克半島。分其灣爲二。一曰阿姆爾士克灣。半島之端有一港。即所謂浦鹽斯德者也。浦鹽斯德。一名曰金角。即海參崴此地方氣候不佳。其原因曰。本海之寒潮。由窩克海經。峇兒海峽。沿大陸東岸南行。以此寒潮。大陸東海。港灣皆冰結。冬時數月。海中絕通航。冬多西北寒風。夏多東南風。送海上之濃霧。希窩鐵林山橫之。沿海一帶。阻遏東方暖氣。南方支那國境。亦橫高大山脈。遮南方暖氣。西北寒風。不得東南暖氣調勻。而阿姆爾之北。斯達納伊山。得蔽北方西伯利亞之寒風。又烏士利地方。富沼澤森林。夏易得雨。春間久留積雪。以此種々原因。故烏士利之地。雖與哥加茲沙等地。同一緯度。而氣候迥異。烏

士利南部植物之生育與烏士利河亦甚殊。烏士利地南北部產植物甚多。菩提樹、檫楓之屬。高十一沙曾。大一若星。胡桃、杏、樺等。高三沙曾。又有林、檜、梨、白柳等。松高十四沙曾。可用造船。檜木甚多。而良者難得。野生葡萄。到處繁殖。島嶼河岸尤多。其實不大。唯海岸及在南部者味佳。沿海地方之深林。概爲野獸巢窟。爲主者爲山羊鹿。々有五股之角。及熊、豬、狐等。支那人多設穿林中。以捕野獸。虎陷穿中。輒毀之而去。獵時以春間爲最宜。支那人得五股角鹿。携至家飼之。待其舊角將落。殺之。取舊角下萌生之新角。此角在支那藥劑中。最爲佳品。其價甚貴。每年所出鹿角。浦鹽斯德之華商。採集之。送北京上海等地。恐中途腐蝕。以熱湯稍煮之。此法極秘。不使露人得知。故露人得鹿。聽支那人論價而賣與之。鹿皮裁以爲衣。而食其肉。鹿大者。一頭重十二符多。哥利多亦能獵鹿。

春暖鹿背日出曝。自其後銃殺之。嘗四人入林。二日得鹿五十頭。其芽角亦得相當之價。而不如五股角鹿。故皆務得五股角者。西方境上多產山羊。夏期出遊原野。冬初移滿州暖地。春未至此。大抵數十頭相伴。行其定路。大羣至百餘頭。獵夫偵得其會。而射殺之。每歲水結及解凍。此獸必渡河。往返河岸。哥利多乘小舟槍擊之。叫聲淒然。如臨戰場。麝貓不如阿姆爾上流之多且大。此獸銳敏群居。獵者感麝香。誘之。瑣薄亦多。每夏間哈巴諾加所買。至二萬餘枚。烏士利之瑣薄。不唯不及西伯利亞。亦遜阿姆爾產。毛皮貴者。瑣薄外。有數種。狸皮最賤。而獲之多得脂肪。熊多蒼色。性溫和。非傷之。不害人。好食蜂蜜。極多。熊窺蜂巢。聞電線風聲。疑蜂羣來襲。爲之遲回。黑龍銳爪。其價稍貴。凡熊皮約值五盧布以上。多虎。甚大。除尾長一沙曾。冬時無食。入村攫家畜。破屋裂牆。殺之。其

皮價至五十盧布。膽爪肉皆佳。支那人以其肉爲貴藥。哥利多及窩爾琴諸族。以虎豹爲神。納意希豹之一種。支那人大貴之。一枚價至十盧布。山貓皮。值一盧布以上。鳥獸。溫帶諸國所有無不有。貝加爾湖至孫加利湖之間。鵠鴈鴨類極多。沿海多雉。魚屬亦不少。逢春冰解。魚屬孳乳。由阿姆爾河口。溯水路二千里。至貝加爾湖。時觸汽船。或躍入船中。貝加爾及孫加利之旁。至於四月。溫度猶不及列氏十八度以上。入夜降至五度。到處蚊蟲襲人畜。自貝加爾至浦鹽斯德。行旅最以爲苦。同時林中發生達尼爲犬患。

第十一章 烏士利地方支那群盜及土族

千八百六十年。咸豐十年諸州農民移殖阿姆爾之地以其不便。千八百六十二年。

同治元年再去其處。移烏士利地方。貝加爾湖之西岸。建疵瑣諾阿多拉汗二村。爾

後村落益多。此二村最著。千八百六十八年。彼等既拓二百二十九鐵。遐器擊之。沃土收穫穀物。有餘販賣之。夏時種瓜。其味絕美。多飼牛羊。飼馬極少。耕耨皆用牛。初至倚湖而漁。未幾習其土地。不思鄉里。互相謂曰。余等當於此地。開一露西亞國。其後千八百八十三年。光緒六年移殖烏士利農民。千五百六十九人。男女相半。分爲十二村。一村自百餘人。至百八十人。千八百八十四年。復移一千四百八十八人。分爲十三村。男多於女。是時皆自海路移來。初由汽船發奧鐵沙港。比前者經過全西伯利亞遼遠之道。難易懸絕矣。此諸農民。移居後。皆勤務耕作。未幾。產業甚盛。而烏士利之軍隊。哥薩克三千人。及其家屬。仰官養給。皆怠惰不能自立也。於烏士利地方諸族之關係。唯阿姆爾左岸之支那人爲尤重。何則。此間支那人。至於今日。於我領地內。根底甚堅。且有彌蔓之勢也。去

今三百年前。支那人在此甚爲繁盛。構城市營利。強族攻之。燒其市府村落。掃蕩殆盡。其他支那人。逃至山林。僅保餘生。未幾支那人復有移居者。採取砂金及人參。此支那人子孫。至今日沿海州中居者。蓋數千人。門鳩爾族及朝鮮之下流人。復與相混。烏士利灣東岸及畢多烏耶灣諸島嶼。谷豁流含砂金甚多。往々爲盜賊所集。千八百六十七年。阿科利多島有良鑛。支那境內不肖之徒。群集而來。恣意盜掘。我軍艦往巡。彼等無武器。不能抗敵。盡逃散。翌年。彼輩備火繩銃百挺。攜帶刀劍爲備。復來採掘。選取大粒砂金。我西伯利亞艦隊。復往巡。彼見艦至。提利器戰備。伏海岸森林中。我艦隔海岸而止。水夫二十。兵官三人。乘短艇欲登。伏兵忽起。百銃齊發。水兵死傷過半。艦隊發砲救之。賊徒乃退。猶憤不平。欲悉殺此地露人。招集同類爲群。轉行各處。圍露人村落。所弗善者。

悉屠殺之。南部烏士利沃地。貝加爾湖及士彝文河間。掃盪幾盡。餘勢及浦鹽斯德。是時我軍備實微。浦鹽斯德之哥薩克。合平民壯者。凡得二百人。禦賊且進。勤賊徒偵知。擅行奪掠。遂逃入滿州境。隣封如此。實我烏士利之大不幸也。此等支那人。總稱爲門沙。門沙非盡無賴。於此地建家屋。拓業者。亦甚多。此輩恣占我地。曾不少顧。又不願歸化爲我國民。雖然。如此輩者。固不得謂爲昔時支那人之子孫。何者。彼等皆無賴之類。無親戚妻子。多買求窩爾琴之子女妻之。此輩皆支那境上之民。見我土地沃饒。遂漸移來。以爲境上固罪人放流之地。蓋此地本支那流放罪人之所居也。此類支那人。漸入境內。得沃地。務農業。或傍海從事水產。採取海帶。浮船深二三沙曾之海面。以木搔取之。乾而爲束。賣之近港。一符多價一盧布云。烏士利河及其屬流南部。多支那人所居。此種皆

勤農業各村有村長督之。未嘗歸我統轄。亦不負露民義務。唯滿洲官吏時來催租。科其罪過。其家屋多土造。以藁葺頂。四壁塗以白。甚美。富家極高大。以小屋圍四方。庭園亦清潔。此等門沙。各有百餘人僕隸。彼等擇河邊多樹之地。建屋。開沃土耕作。製酒及鴉片自用。又植人參。貴藥。賣之。支那商賈。人參者。支那有奇効藥品。以其狀稍似人形。而名露人。未領烏士利以前。支那人之求人參者。每年來此。跋涉深山幽谷間者。凡二萬餘人。所獲人參。送致北京。殆與黃金同價販買。以爲常。多年野生之人參。一斤價三十盧布。栽植得者。四五十盧布。其貴如此。人參多生深山幽谷。不通人跡之處。求之者。逢虎狼熊等猛獸。或迷路不能出。隕命空谷者。不知凡幾。若幸獲人參。不顧危難。注意掘取。周圍之土。以樺花所造器。盛沃土入其中。持歸時。易新黑土。培養之。栽之極慎重。先以廣

一沙曾長十沙曾之土牀。盛細節沃土。植其上。其土牀以木或布蔽其上。絕不透光。至冬撤去。以雪埋之。人參生長極遲。隨其經年。得價益貴。知此法之門沙。一人有土牀二十焉。門沙之外。有朝鮮人。彼等自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此地歸露領時。漸次移來。千八百六十九年。同治八年達三千人之多。大抵善良。無兇賊之行。其移居之由。避本國之苛政。以求生活之自由也。其性巧耐勞。善摹我國風俗。改裝斷髮。學我國語言。服從政令教化。此外有哥利多種。雖屬野蠻。其性純善。能耐勞。亦有益地方之種族。其餘即窩爾琴族。又曰達沙。亦比支那人爲勝。其族土著耕作。務牧畜。入冬田獵。唯僅有家族之制。無鄉長。拜禽獸爲神。其無賴者。好遷徙。嗜酒。雖妻子不顧。性懶惰。飲火酒。醉則往獵瑣薄。門沙族每携火酒。與易瑣薄。一餅得一二枚。亦可憫之蠻族也。凡此諸族。群來跋扈我地。其

間介立之露人。居極少數。如哥利多窩爾琴諸族。皆以支那人爲主。而以露人爲客。其言皆用支那語。以此地方。我兵民之數不足。故至今日之狀態。自今以往。非多費歲月。烏士利地方。全然爲我屬地。蓋甚難望也。唯烏士利河岸。及貝加爾湖四邊。我農民移住之狀態。不久可開其鄉國於此地。彼移居農民。既習於此地。孜孜以勤其業。今其生計。已無困難矣。抑我國人。自古長移住。開拓新地之技能。決非彼弗因蘭得移居民之比。弗因蘭得移居民者。嘗居浦鹽斯德近傍之沃土。不能堪其始基之困難。遂棄其地。四方離散。我政府方繼續以謀移殖農民之政策。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置殖民局。筦其事。每年送殖民二百五十戶。由奧鐵沙港海路達浦鹽斯德。千八百八十五年。光緒十一年二百五十戶殖民。男女老稚。凡移殖三千人。此移居民。每戶給銃器牛馬穀種等必需之器。且

許其一年半之間。立保護之下。此等農民。雖前途可望。最初之哥薩克等。則至今不改其習。飽醉支那人所製廉價之火酒。長怠惰放縱之風。支那人釀此火酒。不唯境上之地。於我境內。亦有竊造者。此火酒比我火酒。其害殊甚。農民亦尚未習其地。支那人之奪其地利者不少。彼支那人唯知自擅其利。而無鑒足。將來爲地方之大患者。即彼等之採取木菌一事。是已。此木菌。彼所嗜食。其價亦不賤。彼採取檜木所生小菌。甚至伐倒大樹。無所顧。剝取木幹附著之菌。損傷材木。五六年採盡。輒轉向他處。如此不禁。其害實不可測也。

第十二章 海業港灣

阿羅爾河上。自哈巴諾加府漸盛。壓倒弗拉哥耶。浦鹽斯德亦漸出尼古喇由之上。遂致今日之盛。浦鹽斯德。不但在尼古喇由南方之良港。如冬時結冰。至

十二月中旬。至三月末。不過百餘日。而畢多烏耶之大灣。距海岸若干里。則終年爲冰結之處也。浦鹽斯德者。即東方領主義。示此港當政畧之衝要。千八百六十年開創以來。我露國於東方形勢一新。於日本海支那海。步步有陵駕英人之勢。千八百八十年。光緒六年與清國和議將裂。我政府大修此港軍備。爾後日興月盛。以至於今。浦鹽斯德之傍。最富山林。造船造屋之材。求之十五里之內而可得。居民大率兵卒。官吏。滿限罪人。及移殖罪人等。其他皆外國人。港內家屋船舶。皆雜清露兩國之風。職工雖不少。而婦人甚稀。尙是軍隊旅營情況。輸出產物額極少。而皆歸支那人之手。其爲主品目。革皮。海帶。鹿角。乾菌。海參等。一年輸出額十萬盧布。而輸入額達二百萬盧布以上。人口凡九千。尼可利克村。人口三千。浦鹽斯德與長崎之間。通海底電綫。浦鹽斯德南方更有一港。

即和希耶多灣中之諾果多加港。此地此浦鹽斯德。形勢尤便。唯恨林木差少。非一百三十里以上。不能得良材。然近者此地海上島嶼。發見煤層。陸軍兵卒。試探掘之。冀可供艦隊之用。是故烏士利者。進可以振興海上之貿易。退可以勵貝加爾及蘇其因諾沃土之農業。實露國無窮之利也。

第十三章 結論

距今二十五年。前千八百六十年十一月二日。北京條約成。露國禱定阿姆爾烏士利兩地。占領之權。此約也。於我露西亞國。其利益究竟如何。請得詳言之。第一至大利。益唯我窩克海與內部各地之間。得以連絡相通也。先是阿姆爾之通道未開以前。由西伯利亞各地。至窩克海岸之陸路。至爲艱阻。踰無數山河沼澤。恃馬背運載。每年由亞庫克向窩克之馬。一萬五千匹。雖僅足通運輸之。

塗而鉅重物品則困難特甚。如鋼鐵、鑄屬、皆片々解析而後運送。所費不貲。固不待言。然當時窩克海稍開海上之貿易。故此不便之道塗固當衝要之地也。其次則東方亞吐利加。由此而益利也。窩克及堪察加之地。無適耕作之土。以其所產毛皮。得與新地交易穀物。新地農民亦得輸其所贏。交益相資。可謂至利。而阿姆爾河者。實西伯利亞產物輸出之新路也。其三烏士利之地。爲我西伯利亞於窩克港中之阿姆爾。更南一千三百六十里。新開一大良港。其四烏士利阿姆爾兩地。曠漠沃野。足容無限之農民。我露西亞他日。雖告耕地不足。無足憂者。此兩地以外。西伯利亞之大部分。氣候土質。皆不宜農。其稍優者。既盡開之。已有匱竭之虞矣。其五以尼古刺播威皇帝之言。我露西亞將來當不用彈藥之烟。而擴版圖際。此時也。斯地實爲其舞臺。不可不預爲之備者也。而今後

苟際此時歐洲中無論何國其必不能越我露西亞之先固已至明至晰矣英人惜亞細亞之東海岸自其手而墜落也不得已僅於朝鮮南方海中島與得艦隊之屯泊所以爲闖入日本海之根據而自足故千八百八十五年光緒十一年占領格巴島中之哈密敦港然我以強橫之政畧不許彼驕慢妬嫉之航海國侵我鄰近之形勝浦鹽斯德港修海陸軍備嚴以待敵港內埋水雷非露國兵官所乘船舶士卒舟師等其餘一概不許入港燈臺固屬官設一令之下悉消滅之其準備之嚴如此要之姆拉由將軍實負先事之明得乘機領取阿姆爾烏士利之地回顧二十五年以前我全露西亞之人民於此四分之一世紀中追憶此偉大之人傑所當蹈厲發揚而不能自己也

哥薩克東方侵畧史終

明治三拾五年陽曆九月三十日印刷
光緒二拾八年陰曆九月十三日發行

定價大洋四角



著者兼
發行者

上海英租界大馬路福源里二十號

作

新

社

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

秀

英

舍

總販賣所

上海英租界大馬路福源里二十號

作

新

社

販賣所

上海棋盤街

普

通

學

書

室

同

上海四馬路

開

明

社

7



0-21

